

## 一個神學教育工作者的歷程

俞繼斌

我生長在傳統佛教及民間信仰的家庭，直到大學時代才真正有機會接觸基督的福音。初接觸時，正適逢我飢渴尋求生命真意的時後。上帝是愛的十架福音臨到我時，對我而言，是難以置信，卻又千真萬確的天外之音，此後，我雖被神恩巨大的磁力吸引，但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，被兩大揮之不去的問題困擾：一是信仰與科學的衝突，二是福音與文化的矛盾。我自己對信仰的期許是：信仰是確信---一種可以不計代價的確信，但不能迷信。

### 福音釋放我

另外，福音與文化的關係如何？我是否必須先摒棄自己是中國人才能成為基督徒？信基督與信洋教是一回事嗎？福音的信仰能不能容納中國文化中久遠優美的傳統？後來因著閱讀並向多位資深的牧者與基督徒學者請益，使我在這兩大問題上茅塞頓開，也持續不斷在這兩方面尋求啓迪與新知。

福音與科學、文化的問題是屬理性的問題，但在理性問題的背後，我卻有一個更深的掙扎，那就是聖經對人性及罪的透視。我雖被上帝的愛吸引，卻抗拒聖經對人之罪的判定。很明顯的，儒家的性善論及人人皆能成聖的思想仍力守據點，不輕易放棄。在這段又希望接納福音，又抗拒自己是罪人的尋道期裡，我發現我只是選擇性的接受福音，而沒有讓福音徹底地光照我，叫我看見自己的本相。

之後，蒙聖靈特別照亮，在上帝面前深深意識到我裡面的驕傲和不信，向主坦承自己的罪，全心倚靠基督救贖後，才開始真正體會與上帝和好後的平安，及罪得赦免之人的喜樂與自由。

福音釋放我的同時，我也立即有感動，要用往後的一生作福音的傳人與羊群的牧者。對稱義恩典的深切體識，驅使我渴切想要了解聖經的深層教導和基督徒信仰的豐富內涵。初認識福音時，上帝賜我一位靈性及神學素養甚厚的長者作我良師益友，以愛心、智慧和耐心輔導我、鼓勵我，激勵我對聖經與神學研究的濃厚興趣，更讓我看見神學的首要任務就是怎樣正確詮釋聖經，讓上帝話語、基督耶穌的福音能清晰貼切，活潑有力地傳達給祂的兒女，以及尚未認識祂的人。

這位長者幫助我認識：神學研究不能脫離人的實存與處境，教會及社會的需要和挑戰。它的職責是揭開上帝赤裸的話語，教一切屬上帝的人回應祂的呼召，成就祂的旨意。

### 接受神學與哲學的訓練

雖然我的歸主與蒙召幾乎同時，但預備事奉的路程卻非常曲折。我原讀電機工程，信主之後發現自己對人的關注愈來愈深，因此投入許多時間閱讀有關人文及神學的書籍。大三時由於校方不准我轉文學院，以致不得不在最後關頭，放棄電機，再度參加聯考。蒙上帝恩領，我考入同校的心理系，然後得償夙願轉入哲學系就讀。

修讀哲學期間，有幸受教於殷海光先生，除了學習他嚴謹的思考方法及治學精神外，更十分敬佩他威武不能屈的道德勇氣與操守。殷先生側重英國經驗論及解析哲學，他常抨擊形上學，認為那是又大又空、虛無飄渺的玄想。因為他的影響，加上教中國哲學史的教授堂堂照本宣科，把學生們學本國哲學的興趣消磨淨盡，以致我後來連方東美先生的課都沒有選，這是我學習生涯的重大遺憾，我也一直引以為鑑。

我讀哲學的主要目的有二：一是學習思想的方法，二為學神學打根基，盼從東西方的思想發展的歷程，探尋表達福音信仰的途徑及提示。當然，這只是初涉學海者的宏願，至於這樣的願望能不能達到，要等涉足其中才知道裡面的遼闊與困難，以及自己的有限。

讀哲學的那幾年，也擔任教會宿舍舍監，常有基督徒及慕道友因有危機或困擾來尋求幫助，由於那時所接觸的多是哲學及神學理論，甚少注重如何助人轉化危機為成長契機。但受實際需要所逼，漸覺神學理論固有其價值，但要落實生活，才能提供人實際幫助。

大學畢業後，獲獎學金赴美進修，原希望立即進入神學院就讀，無奈當時法令規定，無傳道人身分，不得申請修讀國外神學院。因此計劃先讀心理輔導，再轉修神學。後因修讀的頭一個學校係教會辦的師範學院，所開輔導課程不切所需，遂決定轉讀神學。

就讀第一所神學院時，適逢美國反越戰最烈時期，加上那所神學院思想激進，正狂熱試驗一種以「敏覺訓練小組」(sensitivity training group)為模式的新課程，強調參與事件(例如示威遊行)，反省經驗，但貶抑內容。整個學院瀰漫反傳統、反權威的氣氛。學習內容由各學習小組(教授是小組成員之一)決定，連期末的成績都由小組集體評分。雖然我只在該院修讀一個學季，那一段時間我感覺好像被關進一個心理試驗盒裡，在裡面只要求我參與認同，卻不容許我思考批判。

後來轉入一所歷史悠久、福音信仰穩健寬闊的神學院就讀，那裡的教授陣容強，學術氣氛濃，難能可貴的是，它亦非常注重團體的敬拜與個人的敬虔。不但如此，學院還有一個由教授與學生組成的查經及團契小組。我們有幸得到兩位資深、靈性與學識深被景仰的教授作我們的家長、導師和朋友，使我們在接受神學及事奉的訓練時不覺孤單，有困惑時有長者開導；有挫折與需要，有小組成員關懷及鼓勵。那所神學院的院長是一位詩人，精研齊克果思想的學者，也是一位有豐富牧養恩賜與智慧的牧者。他和藹親切，從容幽默，證道時常以雋永清新的語言，深入淺出的方式傳達

上帝的恩典與真理。

## 神學教育的託付

在美的最後兩年，中共入聯合國已甚囂塵上，而台灣的形勢也日益險惡。思想事奉與未來安危時，發覺自認為安全的地方未必安全，但若順從上帝，即使是最危險的地方，卻是最能經歷上帝同在和平安的地方。在美接受神學訓練時，除語言限制外，最大的遺憾是自己對聖經不夠熟稔，以致在課堂聽講及研讀神學書籍時有資料太多、批判及消化力皆不足的痛苦。

完成道碩後返台，有六年時間從事大專學生工作，並配搭教會的事奉，亦被邀請教導實用神學的課程。這段時間使我對教會的需要有了深入一層的認識，因而將工作重點放在儲訓今日青年，蓬勃明日教會。也由於在實際的事奉中，看見教會人才訓練的迫切需要，使我更清楚要為神學教育的託付作準備。

六年後，教會再差派我赴美進修。第二次進修的焦點集中在教牧關顧，特別是有關教牧關顧之本土化的課題。以往的神學教育內容及方法大都直接自西方移植進來，華人神學院絕大多數教科書皆西書之中譯本，就是顯明的一例。近十年來，華人神學家出版有份量的中文著作日漸增多，這是可喜可賀，期待已久的進展。這些作品不但講求關聯本土情境，而且品質亦日趨國際水準。我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教育，而我們也有精闢獨到的教育哲學，因此，與其繼續推動十分西化且不盡合國情與本地需要的神學教育，還不如及早檢討現行神教育的方法與內容，結合華人神學界的先進及精英，一同尋求如何使神學教育落實本土、關聯情境的目標。

以上所述，只是個人投入神學教育前的一段歷程與反省。這些歷程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我辦學的理念與方向。神學教育的需求殷切，但任務艱鉅，我愈投入這個百年樹人的事奉，愈發覺自己是一個需要不斷反省學習的學生。

✂轉載 自教牧領導 一九九四年四月(夏季刊)